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著名战地记者
宾·韦斯特呕心力作

一百万步

第3野战排士兵们的手写日记
美军陆战队英雄排战地纪实

[美] 宾·韦斯特◎著
卓今◎译



当后世去研究阿富汗发生的那些战斗时，他们将会为第5海军陆战队第3野战营做出的巨大牺牲，感到由衷的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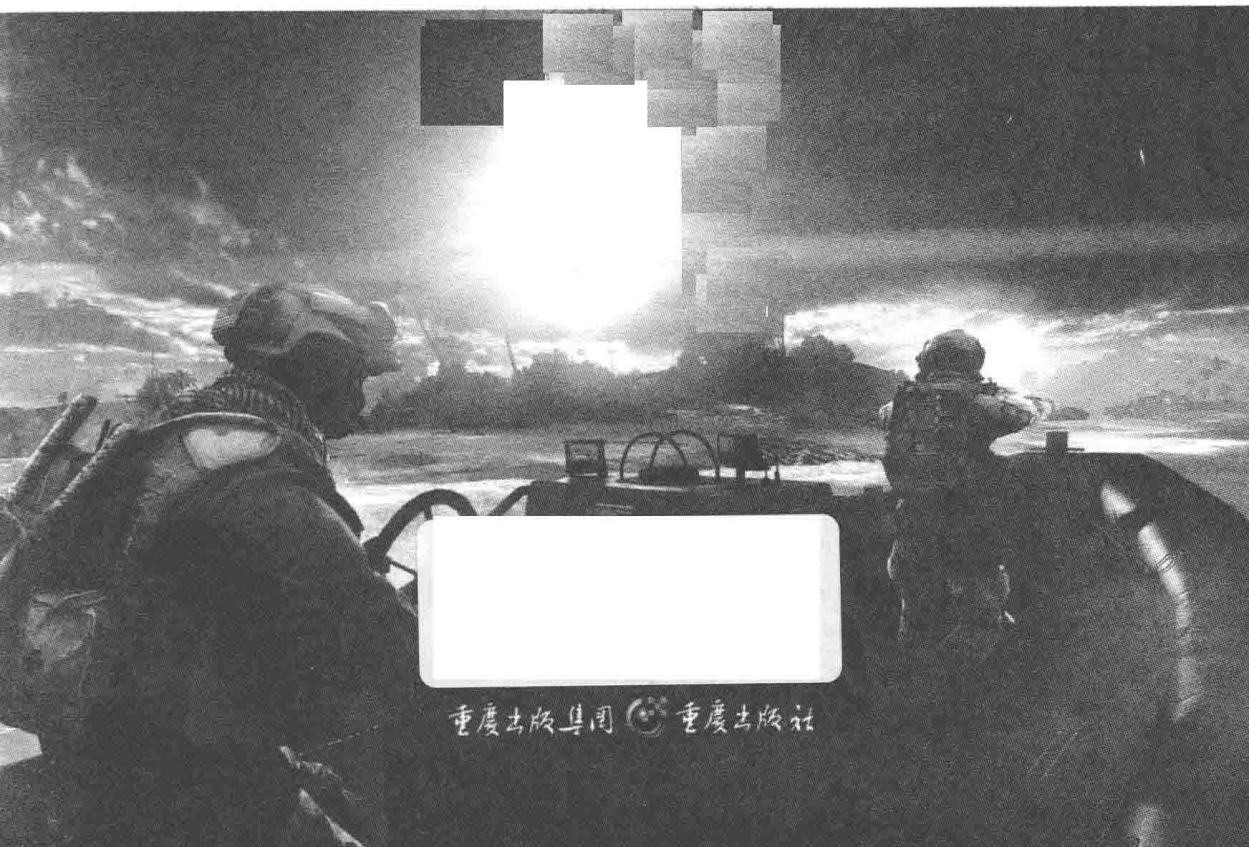
—— 奥巴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一百万步

[美] 宾·韦斯特◎著 卓今◎译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 (2015) 第 258 号

ONE MILLION STEPS: A MARINE PLATOON AT WAR By BING WEST

Copyright ©2014 by Francis J. West, Jr.

Maps copyright ©2014 by David Lindroth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百万步 / (美) 宾·韦斯特著; 卓今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9-11606-4

I. ①一… II. ①宾… ②卓…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019 号

一百万步

YIBAIWAN BU

[美] 宾·韦斯特 著 卓 今 译

责任编辑: 罗玉平

责任校对: 刘小燕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185 千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11606-4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序言：背景	5
第一章 初战折戟	15
第二章 损兵折将	27
第三章 老兵长存	34
第四章 良将涌现	53
第五章 巅峰对决	68
第六章 节日大礼	89
第七章 狙神殉国	107
第八章 敌人喘息	113
第九章 征旅过半	129
第十章 例行巡逻	152
第十一章 征途尾声	174
第十二章 适应生活	190
第十三章 谁挺我们？	200
鸣 谢	217
作者简介	219



前言

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要你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每天行走四公里，总共一百万步，除了领到一万五千美元（约合九万三千元）的报酬之外，还能减去几斤体重，你会感兴趣吗？

不过还有一些附加条件。第一，你必须住在洞穴里。第二，你必须穿越雷区。第三，每天都有人试图要你的命。你还没走完这一百万步时，就很可能已经炸飞一条腿或者一命呜呼——这种概率高达 50%。你还感兴趣吗？

有 50 人接受了这项挑战，他们就是陆战队五团三营三排的官兵，他们在漫长的阿富汗战争中打得最艰苦，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一提到“勇气”二字，我们会想到一个人在千钧一发之际临危不惧的情形——但这种险情一般只持续一分钟或一个小时。然而，三排官兵却这样连续苦战了 200 个日夜。当时美军正陆续从阿富汗撤军，三排官兵知道自己的努力只是沧海一粟，但他们每天照常主动出击，巡逻歼敌。到他们完成任



务时，有一半官兵非死即伤。

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到底？

我跟随三排记录他们的战地生活时，感觉就像和家人在一起，因为我也曾是一名步兵，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我加入海军陆战队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珍珠港事件爆发那年，我才一岁，我叔叔和他的棒球队第一时间加入了海军陆战队。1942年，他们拿下瓜达尔卡纳尔岛之后回家休整。他们在我家的阁楼上设立了俱乐部，经常在那里聚会。我母亲把他们看作我的随身保姆，把我丢给他们照看。

于是，四年的耳濡目染开始了。瓜岛战役、塔拉瓦战役、硫磺岛战役、冲绳战役……每次战役结束后，幸存下来的官兵都会回到俱乐部。他们送给我一把玩具步枪和一身小军装，没完没了地和我玩游戏。他们外出时，就把我裹在毛毯里，偷偷地从后楼梯把我带出去。这样特殊、有保护欲的监护人，在同龄孩子中，也只有我碰上了。

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我告别父母，去攻读法硕。在火车站对面，我看到了海军陆战队的招募站。几个小时后，我返回家里。我母亲就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报名参加海军陆战队了？”

就像成千上万的海军陆战队战友一样，我在越南的丛林里穿坏了好几双军靴。我写了两本有关越战的书、一本小特攻队战术手册，以及一个在越南村庄生活了一年的小分队的故事。时隔四十年，我再次回到战场。从2003年至2013年，我随同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几十个小分队多次往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地。

这是我写的第六本、也是最后一本有关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书。现在回顾起来，不难发现美国和西方有些眼高手低。1975年，西贡被北越占领后，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施勒辛格对我们的大兵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而崇高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美国大兵。有时，错误的战争政策和士兵誓死为祖国而战的决心并不矛盾。

阿富汗战争持续了十三年，是美国拖得最久的一场战争。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阿富汗南部一个叫桑金的农村地区。塔利班不惧海军陆战队2010年秋季发起的攻势，在这里负隅顽抗。每个星期下来，我们的伤亡数字都在不断增加。国防部长非常震惊，准备撤回海军陆战队，但陆战队员们坚决不肯下火线。

三排隶属于基洛连（下设三个排），基洛连是陆战队五团三营的三个步枪连之一。我于2011年1月抵达桑金，当时三排正与敌人鏖战。排长已被送往医院，并截去了一条腿。曾带领他们冲锋陷阵的血性副排长已经阵亡。其中一名班长也已阵亡，顶替班长也中弹负伤，但他仍不肯下火线就医，因为他担心会因此被送往后方。

他们以友军防线以外的洞穴为家，没法上网。他们每个月打两次越洋电话回家报个平安，说自己非常安全。他们每天都要巡逻，踏过敌人布设的地雷阵，歼击神出鬼没的敌人。当一位战士负伤倒下，他的战友会帮他包扎伤口，掩护他撤退，同时继续巡逻。每个晚上，他们会返回洞穴，在挂着郊狼皮的墙壁上画上几个线条小人，记录当天的歼敌数量；他们会生起篝火一起烤山羊吃。他们的战地生活和几个世纪前没什么两样。

根据三排士兵的战地手记、我本人的两次随军经历以及几个月的采访，我想给大家讲述三排的故事。他们在六个月内没有得到任何休整，共完成了400次徒步巡逻，与敌人交火171次。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巡逻，不知道哪一次会被炸得粉身碎骨。要是这些海军陆战队在美国哪个地方当警察，战事的激烈程度足以让他们每周都登上新闻头条，但对于三排而言，这种经历只是每个星期在篝火前多讲几个故事而已。

在越南战场，我们的伤亡更大，因为参战的士兵更多，但战斗不比现在艰苦。今天的陆战队员比当年的我们壮实，但模样不如我们好看。除此之外，我们的差异并不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士兵们欢笑、战斗、杀敌，阵亡的数量也大致相当。



几十年前，我叔叔沃尔特·维斯特中士送给我一张 1943 年进攻塔拉瓦岛的照片。在本书中出现的亚历克斯·迪克洛夫中士在自己的脸书首页也贴了那张照片。从阿富汗战场的亚历克斯·迪克洛夫中士，到太平洋岛屿上的沃尔特·维斯特中士，到越南战场上的我，再到伊拉克战场上杀敌的犬子，我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但我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没那么遥远。哪里有战斗，哪里就一定有海军陆战队的身影——我们的前辈、同辈和晚辈。无论是逝者、生者，还是未出生者，彼此都是海军陆战队伟大战斗传统的继承人。

本书将重点讲述步兵——尤其是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故事，并围绕“凝聚力”这一主题而展开：一个排的五十位年轻士兵如何凝聚成了一台坚不可摧的战斗机器？虽然三排的官兵知道我们就要从阿富汗撤军，但他们不曾有过一点懈怠。当排长倒下时，他们推选出新排长，继续战斗。连续六个月日复一日地巡逻，历经一百万步的行军，前赴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

这些人都是谁？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们？



序言：背景

桑金位于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地势偏远，暴恐袭击事件不断。英军负责防守着桑金市集旁的政府大楼，而塔利班控制了外围区域，大量种植罂粟。为了攫取鸦片出口的丰厚利润，塔利班在英军据点周围布设了成千上万枚地雷，只要英军巡逻分队出动，他们一定会半路伏击。阿富汗官员从来不敢离开市集半步。直升机只有在夜色的掩护下才敢提供补给，因为白天飞行太过危险。到 2010 年，桑金已经与外界失去联系，陷入塔利班的重重包围。

于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解围了。

“去桑金意味着什么？”陆战队四星上将约翰·凯利凯旋之后说。“国家派我们去战斗，所以我们上了战场。”

他们不辱使命。



英军驻守

2001年，基地组织在美国本土制造了“9·11事件”，美国及盟友随后入侵阿富汗。然而，入侵行动组织不力，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此前为他们提供庇护的塔利班伊斯兰分子获得喘息机会，他们逃入了巴基斯坦境内。于是美国就留下来帮助阿富汗建设民主国家。美国时任总统乔治·布什解释道，重建阿富汗是美国的“道德义务”。

美军司令汤米·弗兰克斯上将曾夸口说，塔利班“已被赶尽杀绝”。但到2005年，塔利班又卷土重来，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眼看就要完全沦陷。赫尔曼德省与巴基斯坦接壤，全世界70%的鸦片和海洛因都出自这里。据《纽约时报》报道，1.55亿美元的毒资都落入了塔利班的腰包。

联军必须夺回赫尔曼德省的控制权。聚居在该省的所有部落都属于普什图族，塔利班也是普什图族。政府军都龟缩在若干个基地，驻守力量非常薄弱，而且士兵都是来自北方的塔吉克人，说的是与普什图族人完全不同的语言。看到这样的不利局面，英军于2006年派出了一支五千人的大部队。但赫尔曼德省方圆六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半个英格兰的面积，聚居着一百万农业人口，远非五千名士兵所能控制。一名英军将军把英军的驰援行动形容为“修剪草坪”——英军前脚刚离开某个地区，塔利班后脚随即跟进。

桑金位于赫尔曼德省北部，地形狭长，是一个农业区，面积约为五百二十平方公里，它西依赫尔曼德河，东临一条坑洼不平的公路——611公路。除此之外，就是绵延不绝的荒漠。在桑金区市集附近聚居着约一万五千名普什图族人，他们的居所都是用煤渣砖和泥土砌成的单层平房和走廊，建筑周围没有什么能遮荫的树，从空中鸟瞰，就像一个迷宫。桑金北面有数千人口，主要以种植玉米和罂粟为生，他们的农舍就建在广袤的农田中间。

在市集附近，英国人设立了一个叫作“杰克逊”的前沿作战据点，他们一直遭到塔利班围攻。英国人认为，如果为了控制外围的农田区域而主动出击，会得不偿失，于是决定坚守在据点内，但他们仍然反复遭到塔利班的攻击。

英国人在这里开设了若干所学校，并建立了这个市集。“杰克逊”据点旁是“希望大街”，这是 611 公路的一部分，长约八百米，大街两旁商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尽管这里一直遭到袭扰，一位英国将军解释说，“打击叛乱，赢得民心，是我军计划的重中之重。”

但是没有一名阿富汗官员愿意来桑金任职，屈指可数的警察也半步不愿离开市集。塔利班五个一队、二十个一群地驾驶着摩托车和皮卡，出没在市集外围的农田地区，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叫“阿富汗民族阵线”的组织在出钱、出武器。他们的所有活动都由军事专员指导，而军事专员向驻扎在一百三十公里之外巴基斯坦城市奎塔的总部汇报。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不断向桑金派出经验丰富的旁遮普战士，向当地人提供战术培训，教他们制造炸弹，虽然他们有些人甚至不会说阿富汗当地的普什图语。

在桑金，塔利班主要从伊夏克塞部落中抓壮丁组建部队。塔利班挨个村庄地向村民喊话：“如果你们不支持圣战，你们就不是穆斯林！你们每家都必须出一个人参军。”他们还留了半句话没说：如果塔利班夺取政权，和他们合作的部落就有机会得到更大比例的鸦片贸易利润。

在驻军任务完成时，一名英军排长写道：“桑金并没有因为我们的驻扎而变得安全。实际上，现在变得更加危险，而且安全形势每况愈下。”一名英军士兵说自己的哨所“陷入了重重包围”。英军称桑金为“桑金格勒”，让人想起二战时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最后，赫尔曼德省省长请英国人“不要把桑金称为桑金区，因为你们只占领了一个基地而已”。



“陆战队斯坦国”

桑金以及整个赫尔曼德省的局面已经失去控制。面对这一局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派出了三万人的大部队，计划在十八个月内解决阿富汗问题，陆战队是这支大部队的先锋。2009年年中，奥巴马授权陆战队进驻桑金地区。从进驻的第一天起，陆战队官兵就知道，他们只有待满了时间才能回家，而不是打了胜仗就能回家。

2009年7月的一个闷热夜晚，我与刚刚抵达的几名陆战队员坐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前哨站聊天，一架直升飞机在我们跟前降落下来。一名瘦长结实、灰白短发的陆战队军官跳下飞机，把我们召集起来。

“伙计们听着，”拉里·尼科尔森准将扯着粗哑的嗓门说，他的脖子上有一道战斗留下的绯红疤痕，在烛光下闪闪发亮。“我们要把塔利班的老窝端掉。我要你们不停地巡逻，直到走不动为止。哪个混蛋胆敢朝你们开枪，就给我把他从桑金赶走。”

我于2006年在费卢杰认识了尼科尔森，当时他还是上校。他在费卢杰市议会的见面会上承诺，一定会公平对待当地居民。

“我已经把那些行为不端的陆战队员撤出费卢杰，”他说，“他们辜负了我的信任。我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与此同时，他在费卢杰环城修起了一道土堤，并修筑混凝土墙封锁每个街区，然后派陆战队把守每一个路口。等到清除掉一个街区的叛乱分子后，他把目光转向另一个街区。就这样，他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陆战队员战斗起来就像是芝加哥熊队进行橄榄球比赛一样，他们分组出击，所向披靡。尼科尔森的上级詹姆斯·马蒂斯少将为平定伊拉克的叛乱奠定了基础，他告诉那些桀骜不驯的酋长，“我哭着求你们了：不要跟我搞，不然我弄死你们！”

现在到了阿富汗，尼科尔森也发布了每一名下士都听得懂的命令。他

们的任务是：不留死角地巡逻周围的农田，把敌人赶出赫尔曼德省。尼科尔森把兵力分布在赫尔曼德河沿岸，也就是居民区，然后逐步向南推进。等到肃清南面的敌人后，再掉头北上，收拾桑金的残敌。

不过，美军高层都一致赞同采用一个更为精明，或者说更温和的办法。在陆战队抵达桑金的数周之前，海军上将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宣布说，美国经过八年的战斗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合适战略”。他对支持在村一级开展建设的《三杯茶》一书赞不绝口，还抽出一天时间走访了阿富汗一所女子学校。美国军方高层决定用社会教化取代武力征服。他们为穆斯林部落带去了世俗的“自由主义之神”，包括在当地开办学校、让村民上学，同时还通过喀布尔政府给阿富汗提供了很多其他福利，因此赢得了各部落的爱戴。穆伦强调说：“靠杀戮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设身处地地为当地人着想，是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

陆战队抵达赫尔曼德后，他们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产生了混乱，而且越来越模糊。白宫把目标从“击败塔利班”更改为“削弱塔利班”。当被问及“削弱”的意思时，穆伦一时语塞。

“我敦促我们的部队仔细思考该如何完成自己肩上的使命。”他说。

陆战队的使命是扮演一支“和平之师”吗？在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上与喀布尔相差 800 公里的南部省份赫尔曼德，尼科尔森必须拿捏好分寸。上层官僚制造的混乱蒙蔽了他的视听。这位陆战队指挥官并不知道，他们其实在奔赴战场。他们的重点是击溃敌人。陆战队是短小精悍的战斗力量，就像一颗高尔夫球，坚硬的外壳内部是紧紧盘绕的弹性物质。指挥系统中每传出一道命令，就像站在楼梯上松开手，让高尔夫球自由滚落。而高尔夫球都会以同样的能量弹起，然后落到下一个台阶。

陆战队与军部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深化。2010 年 2 月，陆战队把塔利班赶出了一个叫马尔贾的小镇。坐镇喀布尔的最高司令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上将然后宣布，“我们已经在这个重重包围中的小镇建立了政

府，已经准备就绪。”

两个月之后，马尔贾镇的政府已经更换了一茬，但找不到一位得力的阿富汗官员，在此情况下，陆战队仍未能驱赶控制这些村庄的塔利班秘密组织。

见此情形，麦克里斯特尔亲自从喀布尔飞往马尔贾，斥责驻守桑金的陆战队营长动作太慢。陆战队员心里嘀咕，喀布尔高层已经脱离现实，完全没看到当地部落对塔利班的死心塌地和阿富汗政府的无能。

当尼科尔森于2010年年中完成任务时，陆战队已经控制了赫尔曼德省的南部区域。尼科尔森坚持表示，高层军官在不了解战场局势的情况下给他们下达一道道命令，他们最后成功说服上级，从兵力过分分散的英军手中接管了赫尔曼德的大部分地区。在获得自主决定权之后，陆战队把任务修订为一条：击溃敌人。

“我们‘陆战队’没法修复经济，”陆战队四星上将詹姆士·康威说。

“我们也没法帮助建立强大的政府。但我们能做到的是，维护安全。”

在陆战队的字典里，维护安全的意思就是搜寻敌人、击溃敌人。但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回忆录中表示，他不相信陆战队的判断力，他说，他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及时解决高层领导问题。

“他‘康威’坚持认为，应将所有陆战队员部署到一个安保责任区，”盖茨写道，“连带陆战队的空中支援和后勤也一同部署。只有赫尔曼德省符合康威所说的情况……而陆战队的高层军官把自己的利益考虑凌驾于整个阿富汗任务要求之上。”

美国驻喀布尔大使卡尔·艾肯伯里同意他的说法，他不耐烦地指出，除了要与三十二个国家打交道，他还得应付一个“陆战队斯坦国”，言下之意，陆战队就像是自行其是的独立王国。在很多观察家看来，陆战队就像一辆蒸汽压路机，势不可挡地滚滚向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陆战队选择去了桑金。他们先在赫尔曼德南部开展了一年半的扫荡，然后掉头北上桑金。英军在桑金驻扎了四年，损失了一百名士兵，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同意由美军陆战队接管。

控制桑金在战略上丝毫说不通。611 公路贯穿赫尔曼德腹地，一直往北六十公里通向桑金，然后再向前延伸二十公里，最终抵达卡贾基水坝。大坝安装了两台水力发电涡轮机，为一百万普什图族人提供电力。自 2001 年以来，西方联军一直试图打通 611 公路，以便将第三台涡轮机运往卡贾基水坝。发电能力的提升将让人们看到阿富汗南部的发展，但塔利班控制着桑金，绝不会给联军任何机会来展示这样的发展成就。

陆战队二团负责保护赫尔曼德省（包括桑金）的安全。保罗·肯尼迪上校凭借自己的个性，影响了整个指挥部的风格，包括各种固定流程、任务的优先次序安排，以及六千名陆战队员的作战行为规范。他操着波士顿口音，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想当然地认为部下都已经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马不停蹄地奔向另一个想法。

肯尼迪对各种战术了如指掌。对于地形，他拥有陆战队队员特有的直觉。在他眼里，远景和地形只是射击的不同角度和平面而已。世界上没有什么田园诗一般的战场，也没有什么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当他看地图时，他看到的是一张立体火力网；当他穿越一片旷野时，他联想到的是一张低伸火力网；当他走访农庄时，他在思考敌人会把武器藏匿在什么地方。

2004 年，肯尼迪率领一支八百人的队伍进入伊拉克城市拉马迪。他是带着和平的诚意去的：原本只计划是让士兵轻装上阵，走访社区，资助建设项目，培训警察，然后离开。叛乱分子嘲笑陆战队是纸老虎、软柿子，向拉马迪发起了全面进攻，希望一举拿下。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当医院住满伤员、停尸房塞满尸体后，陆战队不得不把叛军和伊拉克士兵的尸体堆积在街头，让拉马迪居民料理后事。

战斗结束后，肯尼迪给远在美国的家人写信说，“在昨天之前，恐怖

分子认为我们都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捏……从今往后，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看谁再敢这么张狂。”

2010年9月，肯尼迪前往桑金参加英军的撤军简报会。英军的驻守保证了市集的安全。为什么非要巡逻桑金的农田和腹地，而不任由塔利班去啃玉米，向当地人征税，走私鸦片，去农村的清真寺咆哮？桑金的局面说好不好，但说坏也不坏。

英军简报官指着地图上的二十二个堡垒，称之为“部队前锋线”，肯尼迪听得非常认真。

“如果真有什么前锋线，”肯尼迪说，“那么我们已经输了。敌人的战略是拖住我们，消耗我们，让我们待不下去，自动离开。我们不能打防守战。我的策略是主动攻击，要打得他们再没有意志和我们战斗才住手。我们将占领桑金的每一条灌溉渠、每一条道路、每一片农田和每一个农庄。”

肯尼迪命令关闭英军修筑的一半堡垒。很多英国军官提出了质疑。

“这真是让人难以接受，”一名英国军官说，“我们的来复枪团（英军的一个建制团）耗费了那么多心血和汗水建造这些巡逻基地，到头来却让美国人给拆了。他们在尝试新办法，但这个办法我们早就试过，他们这样做只会给塔利班提供机会，把简易爆炸装置埋得到处都是。”

肯尼迪知道，为控制桑金而进行的战斗将非常残酷。他的营在伊拉克战场上牺牲了三十五名士兵，是损失最惨重的营队。虽然他一脸严肃，在公共场合不苟言笑，但我们之间有十年的交情，我对他很了解，也见过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非常痛苦地给阵亡将士的家人写信。

但他清醒地知道，战斗没有结束时，还不能提葬礼的事。如果表露任何认为不值得或懊恼的心情，会导致士兵的士气一落千丈。接下来的目标是保证其余士兵完好无损地完成任

务。他缩短了巡逻距离，选择在安全的路线上反复巡逻。敌人很快摸清了最佳伏击地点。

“我不希望士兵产生受迫害的情结，”肯尼迪说，“我们来这里是为

了消灭敌人，不能看到有兄弟倒下，就意志消沉。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就加倍还击。”

回到 2004 年，当肯尼迪还在拉马迪战斗时，他的一个连在一条公路遭遇了伏击。当时，陆战队员开着装甲很薄的装甲车，公路的两旁只有灌溉渠，无险可守，而敌人可以打完就跑。在十二公里的距离内，有九名陆战队员阵亡。薄得像易拉罐铁皮的装甲让陆战队员极其恼火，极其不利的地形也让他们一筹莫展。第二天，该连再次开往那条公路扫荡敌人。

“陆战队队员去那里是为了消灭敌人，”肯尼迪说，“他必须这么想。不要老是惦记着自己的损失。要主动出击，让敌人损兵折将。”

上级军官给了肯尼迪充分的自主权。他每周向自己的上级汇报三次，但不是以参加视频远程会议或高峰简报会的方式报告。他的重点是培养阿富汗的领导，部署军队，并确保他们得到空中火力支援和后勤保障。他鼓励阿富汗官员要有信心，与当地部落的长老一起喝茶，跷着二郎腿和伊斯兰毛拉们一同开会，还向农民分发种子和发电机。

但是在经历拉马迪事件后，他开始对人类的善良持悲观态度。对于肯尼迪而言，镇压叛乱是战争的一部分，不属于民事管理范围。他称自己的做法是“大棒镇压叛乱”，意思是主动打击敌人。陆战队有这么一句战斗格言：“遇敌有礼，御敌有方。”肯尼迪就是这句格言的代言人。

2010 年夏末，肯尼迪率领陆战队七团三营开进桑金。此时，他们已经离回国休整的时间不远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接管英军的阵地，侦察桑金的敌情，为下一批陆战队的驻扎做好准备。

一名叫马克斯的士兵自 2005 年开始一直担任联军的普什图语翻译，他向我概述了七团三营的侦察结果。

“简易爆炸装置埋得到处都是，”马克斯告诉我，“陆战队不得不从市集一路向外发射火箭弹，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当地农民都不支持我们。我一开始分不清谁是塔利班，现在我一抓一个准。桑金真不是人待的地方。”